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著

1

珍藏本

乞丐王子

上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乞丐王子 上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乞丐王子 下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吴 虹

封面设计:刘 谢

乞丐王子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省印刷一厂印装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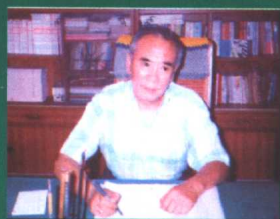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0 字数:38 万

1999 年元月第 1 版

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7-222-02643-6/1·654 (上、下册)定价:28.80 元



作者简介

作者刘鸣盛,笔名欧阳云飞,又名余飞,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,四七年负笈北京,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,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,不久便离开军旅,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。

ISBN 7-222-02643-6



9 787222 026438 >

作者简介

本人刘鸣盛，笔名欧阳云飞，又名余飞，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，四七年负笈北京，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，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，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，不久便离开军旅，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。

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，惟多感怀忧时之作。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，是兴趣，也是为了生活。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，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，约二千余万言。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。余则束之高阁，不再传世。

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：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，人民生活艰难，知识份子尤其烦闷、彷徨，而政治则列为禁忌！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，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中愧垒，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，“鬼谷”、“地狱门”、

“魔鬼书生”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现今的不少中壮代，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，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。

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，此时台湾已大致工业化，社会的步调变快，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，过去动辄二、三十本，甚至五、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，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。情节力求紧凑，对白务必隽永，布局之巧妙，结构之严谨，自不在话下。“九龙刀”、“鬼面侠”、“血剑屠龙”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。均曾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。

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，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，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于是，一些幽默、诙谐、风趣、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。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、“赌命浪子”、“鞭影弥天花满楼”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。尤其是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，乃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。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。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，刻正洽谈中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丐帮大难	(1)
第 二 章	金蝉脱壳	(47)
第 三 章	天降圣旨	(92)
第 四 章	神秘小轿	(136)
第 五 章	一石两鸟	(181)
第 六 章	铁口御史	(226)
第 七 章	神剑风波	(271)
第 八 章	战云密布	(321)
第 九 章	淫婆枕中误认郎	(365)
第 十 章	侠女义胆	(411)
第 十 一 章	护花使者	(455)
第 十 二 章	身世大白	(500)
第 十 三 章	调虎离山	(547)
第 十 四 章	大展雄风	(592)

第一章 丐帮大难

四川奉节县近郊，有一座破烂不堪的关帝庙，这是丐帮设在西南三省的总舵所在地。由于该帮人才辈出，在武林中的声誉简直如日中天，是以黑道中人皆心存忌殚，盗贼不兴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传为武林佳话。

不幸，人无百年好，花无百日妍，今夜却遭逢到空前未有的大杀劫！

夜色笼罩下的关帝庙，哀声四起，血流成渠，从庙门口起，一直至大殿脚下，处处有死尸，处处有鲜血，奉节西南总舵的百余丐帮弟子已伤亡殆尽。

只有总舵主三手丐杜康，和属下的七八个一流高手仍在浴血死战，但已险象环生，危在旦夕。

热战中突然传出一声“锵”的脆响，和杜康交手的一个红衣蒙面人剑光闪处，竟将三手丐的铁棒奇妙无比地挑飞出去，乘势剑抵心口，沉声喝道：

“要饭的老儿，我再问你，神行丐王非和独眼丐龙奇现在何处？”

三手丐杜康惧意全无地冷声道：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什么？不知道？嘿嘿，老夫早已调查得清清楚楚，蜀中分舵被毁时，‘灵芝续命草’，与‘飞龙九式’剑谱，就是被这两个臭要饭的带走的，他们不来奉节西南总舵，难道还会插翅飞走不成？我看你还是乖乖地招了的好！”

“哼！”

三手丐杜康报以一声冷哼，未答一言。

却惹恼了红衣蒙面人，露在外面的双目射出两道凶芒，阴森森地冷笑道：

“哼！要饭的老儿，我倒要看看是你狠，还是我狠！”

语冷意寒，吐字如刀，最后一个狠字刚出口，长剑猛一挺，噗！已刺穿衣服，穿进三手丐杜康的肉中。

登时，血如泉涌，痛得他冷汗直流。

但，三手丐却紧咬着牙，连哼都没哼一声。

这一来，不禁激怒了红衣蒙面人，长剑横挑，在杜康中盘划下一道五寸长的血口，三手丐终于不支栽倒在地。

红衣蒙面人猛地跨前一步，剑指杜康右眼道：

“要饭的老儿，你到底招不招？”

“老贼！杀剮请便，本舵主无话可说！”

“哼！你想死，没那么便宜，先挑你的一只眼再说。”

话落剑起，黑水狂冒，一只右眼应剑而瞎。

看到丐帮高手切齿痛心，其中一个怒吼着道：

“老贼，你简直不是人，我和你拚啦！”

说话中不顾一切地疾扑而上。

不幸，红衣蒙面人心肠狠，手段辣，出手似电，大喝一声：

“去你的！”

剑光闪电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已滚落在地，动作之快，无与伦比。

丐帮高手心胆俱裂，又有四人相继饮剑而亡，此刻尚余三个仍在拚死力争。

红衣蒙面人再度迫近三手丐，指着他的左眼，咬牙冷笑道：

“杜康，挑目割耳，抽筋剥皮可不是说着玩的，你……”

言犹未尽，场中突然飘落一人，红衣蒙面人见是派出去的属下高手，忙道：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这关帝庙四周已仔细搜过，无一漏网之人！”

“如此说，王、龙二丐当真未来奉节西南总舵？”

来人双目一翻道：

“这倒不见得，据本盟派在南面的暗探报告，曾发现两条黑影向江边逃窜。”

红衣蒙面人闻言喜得跳了起来，叫道：

“啊，有这等事，那一定是他俩！”

长剑一挥，接着又说了一句：

“走！”

连刺杀三手丐杜康的时间都不肯浪费，当下身形连闪，已没了影子。

其余七个蒙面人也不稍迟疑，立即接踵南行。

即使三手丐杜康大吃一惊，心知二位长老此行任务重要，万一被魔徒截住，丐帮必将面临毁宗之灾，当下不顾重创，起身猛

追，口中一叠声地喊道：

“截住他们！截住他们！”

余音未落，三个丐帮高手已超过杜康，拦在六个蒙面人前面。

刀飞剑舞，肉溅血洒，彼此短兵相接，又展开一场恶斗。

恶斗，来得快，去得更快，也不过眨眼工夫，丐帮三高手又告横尸在地。

六个蒙面人志得意满，正欲再度急追而去，三手丐杜康急痛攻心之下，暗将所有的功力运集双掌上，猛朝其中一人扑上去，企图同归于尽。

此人蓦然惊觉，倏地飘开三步，正待出手行凶，另一人适时说道：

“算了，此时夺宝追人要紧，谅他也活不过一个时辰！”

另一个肥胖蒙面人却大不以为然，道：

“不然，丐帮的大批高手随时可能到达，万一遇救复活，可是大为不利之事！”

话落一挺身，剑锋横扫，疾取三手丐杜康的颈项。

蓦在此刻——

“住手！”

随着这一声喝声，空中黑影连闪，剑气森森，那人只觉项间一凉，已身首异处。

余众惊魂未定，面前已多了一个全身黑衣，外罩青色英雄髻，剑眉星目的少年。

少年是何时出现？如何杀人？什么时候已将长剑归鞘，在场之人根本一无所知，不由皆心头泛寒，退后一步。

少年环扫一眼，冷冰冰地问道：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那肥胖蒙面人越众而前道：

“小子，老夫要问你是谁？”

“过路人！”

“过路人为什么要逞强出头？莫非和丐帮有渊源？”

“谈不上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如此而已！”

“哼！你倒说得轻松，有道是杀人偿命，欠债……”

“不错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要你们对今日的恶行付出血的代价。”

“什么？你要为丐帮索仇！”

“我问你，奉节丐帮西南总舵可是你们的杰作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那你死而无怨，看剑！”

好快！话未落地，剑已出手，肥胖蒙面人刚刚抓住剑柄，已被腰斩身亡。

另二人动作较快，剑拔一半，也做了断头鬼。

最后二个虽已将长剑拔出，夺身攻上，可是，少年身手太快，功力太深，也不过一个照面便被长剑分心而亡。

少年却一直从容自如，面不改色，此刻收起佩剑，踱向三手丐，说道：

“这位可是奉节丐帮西南总舵杜舵主？”

三手丐杜康不支栽倒，闻言强提精神，道：

“穷化子正是杜康，小英雄怎样称呼？”

“谷泰志。”

“谢谢谷少侠大力鼎助，杜康没齿难忘……”

“哪里，杜舵主别这样说，我们是自己人。”

“小英雄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家师就是丐帮帮主四海穷神赵无极。”

“啊。你是帮主的衣钵弟子，这就奇了，从未听说帮主收有传人，杜康常在总坛走动，亦不曾见过少侠，尤其少侠这一身衣着……”

谷泰志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家师可能别有隐情，一直让我居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苦练武功，直至日前帮主遇难重伤，本帮横遭空前劫难时才让我出道江湖，至于衣着均系帮主示意如此，据说他老人家不愿让外人知道我是丐帮弟子，至于其中因由，泰志也不甚了了。”

三手丐闻言大感惊奇，心说：

“帮主做事一向稳健磊落，此事必定大有来头，看他的武功，几已和帮主本人不相上下，这……”

心语至此，谷泰志已将衣襟撩起，露出一袭破衣，衣襟上有八个显明的红色补丁，正是丐帮八袋长老的法定法衣，杜康连忙磕了一个响头，道：

“弟子杜康叩见谷长老！”

八袋长老谷泰志还礼说道：

“杜舵主别多礼，泰志此举旨在表明身份，并无他意，事实上我这个八袋长老只是长老会和帮主拱手相赐，毫无建树功绩可言，实在惭愧得很！以后尚祈杜舵主多多提携才是。”

语音一顿，接着又道：

“杜舵主，这一群魔徒究竟是什么路数？你知道吗？”

“说来惭愧，他们个个红巾蒙面，讳莫如深。”

“可知王长老和龙长老现在的行止？”

“王、龙两位长老，半个时辰前曾从蜀中到达敝舵，随即匆匆离去，准备乘船东下，俾便尽速赶返总坛，送去仙草，及时救帮主脱险。”

“这样说，仙草与剑谱尚在本帮手中？”

“是的，仍在二位长老身上。”

谷泰志心中一宽，杜康却猛地想起适才之事，道：

“谷长老，你快去江边接应，王、龙二长老的行踪可能已在魔徒监视下。”

谷泰志闻言大惊，拔腿就走，走出三步后，忽又回头说道：

“可是，杜舵主，你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不要管我，此时万事莫过于保护仙草与剑谱！”

谷泰志心知情急事危，当下略一寻思，掷出三粒丹丸，道：

“杜舵主，灵丹留此，或可有助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“不必了，药医不死病，佛渡有缘人，杜某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已因伤重身死。

谷泰志睹状悲痛欲绝，但他深知此刻去接应二位长老最为紧要，不容他悲伤，更不容他安葬，当下满含着两眶热泪，悄然飞奔而去。

快若奔马，一路南进，不一时已至长江边上。

展目四望，江中帆影点点，岸上却空无一人，心说：

“怪！怎么连一个人也没有呢？如说二长老乘船离去，自是

顺理成章，可是，肆虐的魔徒怎会也一个不见？”

心中犯疑，急忙沿岸穷搜，终于在一块礁石上，发现一具死尸。

死者上半身伏在石上，下半身浸在水里，血染水红，模糊一片，其状极惨。

谷泰志忙不迭地将死者拖了出来，他马上发现，正是独眼丐龙奇。

独眼丐龙奇心口上插着一支顶端铸有魔头的血红短箭，早已气绝身冷。

谷泰志伸手入怀，一阵穷搜，没有‘灵芝续命草’，也无‘飞龙九式’的剑谱。

他手持着魔头血箭，热泪如涌，陷入痛苦的回忆中。

约在半月前，正当他在居处演练剑法时，一则不幸的消息忽由一位长老传到他耳中。

师父——丐帮帮主四海穷神赵无极在因事出巡途中，遭人袭击，重创而倒，被发现的弟子护送回总坛后，一直昏迷不醒，药石无效，因而，凶手是谁，所为何事，简直如坠五里云雾中。

长老会素知“灵芝续命草”有起死回生之效，遂飞传急令，命各地弟子分头搜觅，还好，托天之幸，蜀西分舵不但得到“灵芝续命草”，而且还得到素有天下第一剑法之称的飞龙九式的剑谱，火速星夜东运。

不幸，消息外泄，蜀西分舵的运宝高手首先遇难，舵主见彼此功力悬殊，久战不利，尤其事关帮主安危，怎敢恋战，当即突围而出。

当蜀西分舵主到达成都分舵时，已是奄奄一息，立将仙草剑

谱交给成都舵主，叫他继续东行，万不料，对手直如鬼魂附身，成都分舵主刚走，敌人已尾随追到，非但毁了成都舵，屠杀一空，至后又追上成都舵主，展开一场血战。

此时，丐帮总坛，以及西南一带的各分支舵，均已得到消息，纷纷赶来驰援，意外的是，望重武林的丐帮，竭尽所有五位舵主，四位长老，及数以千计的弟子丧生，而丐帮自得宝之日起，所有的一切行动，悉在魔徒掌握之中，情况可谓十万火急。

谷泰志衔长老会之命，提前出道，赶来奉节，本是满怀热望，打算带走仙草剑谱，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，哪想到，事与愿违，奉节西南总舵被屠，龙长老丧命，王长老的生死及宝物的下落，他如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。

他沉思片刻后，觉得，以眼前的情形来看，可能有三种可能：

一、两位长老在此遇敌，龙长老舍命殿后，王长老带宝乘船而去，魔徒于杀死龙长老后，也乘别船尾随追去。

二、龙长老丧命后，魔徒强登王长老所乘之船同船离去。

三、王长老已做了魔徒的阶下囚，被押解而去。

这三种假设都有可能，但不管事实究竟如何，有一点已可肯定，神行丐王非和魔徒均已离开，而且十之八九走的是水路，要想查明一切，必须泛舟穷追。

怎奈，夜半三更，欲渡无船，却是一筹莫展。

所幸，天不绝人，正当他无计可施间，水波声传处，一条小舟沿岸划来，谷泰志急忙大声说道：

“喂！船家，请停一停，搭下便船可以吗？”

船老大驶至礁石附近，看看他，道：

“抱歉，客满了！”